

建筑师

JIANZHUSHI

55 1993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怀念建筑大师林乐义

〔编者按〕今年10月5日，是我国建筑大师林乐义（1916—1989）逝世五周年纪念日。为了怀念这位为我国现代建筑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建筑大师，我们特邀原建筑工程部设计局局长阎子祥、原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院长金瓖卜，中国建筑科学院前院长袁镜身，以及著名建筑师张开济、严星华、齐康、石学海、蔡德道等先生撰写回忆文章，以志纪念。

忆建筑大师林乐义

阎子祥

我与林乐义同志是1953年相识的，同在建工部设计院工作。那时，他已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在国内作过不少的设计。抗战胜利后，他到国外深造，美国佐治亚州理工学院还以优厚的待遇聘任为特别讲师。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而迅速返回祖国，为了力求进步，他参加了华北革大学习，以后从事建筑设计。他的这些热爱祖国的行动，当时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林乐义对公用建筑设计，有着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负责中南海怀仁堂的改建工程中，将一个旧式的建筑，改为成千干部开会的大礼堂，既保持了原有的风格和基础，又赋予新时代的内容，因而受到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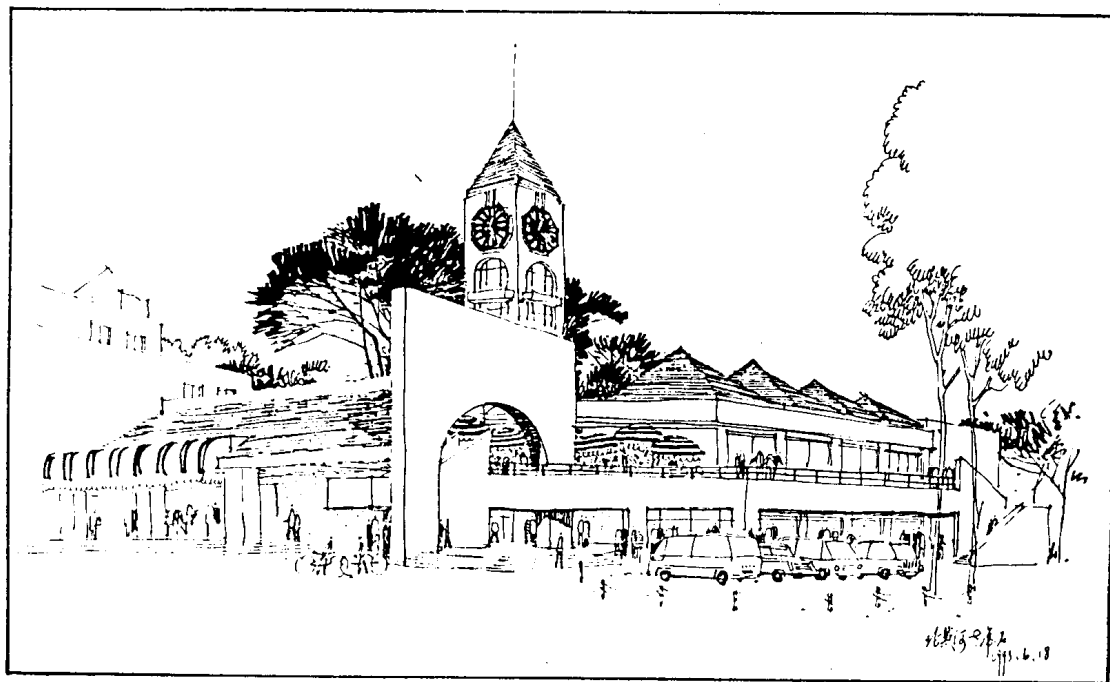
解放以来，他负责设计的重要公共建筑很多，如首都剧场、长安街电报大楼等。1959年在国庆十周年的重大建筑的设计方案中，他与国内建筑界专家积极参加设计方案的研究，作出了贡献。60年代初负责设计了青岛一号工程（会议厅及俱乐部），受到山东省委领导同志的赞扬。在“文化大革命”中，河南省委领

导责成他设计郑州“二七”纪念塔，当时在“左”的政治影响下，他一方面实现该项重大历史意义的纪念建筑设计任务，另一方面他实事求是某些“左”的形式主义提出了书面意见，保持了一位真正的建筑师应有的品德。后来，在国家图书馆、国宾馆、国际饭店等项工程设计方案的活动中，都作出应有贡献。

林乐义同志多年来设计的公共建筑，力求符合国情，从实际出发，尽量采用国外的先进技术所长，而不搬用外国框套；既保持中国建筑传统，而又有创新。他的许多重要建筑设计经过长时间的考验，都体现了一个富有经验的建筑师的才干，形成了适用经济、简洁大方的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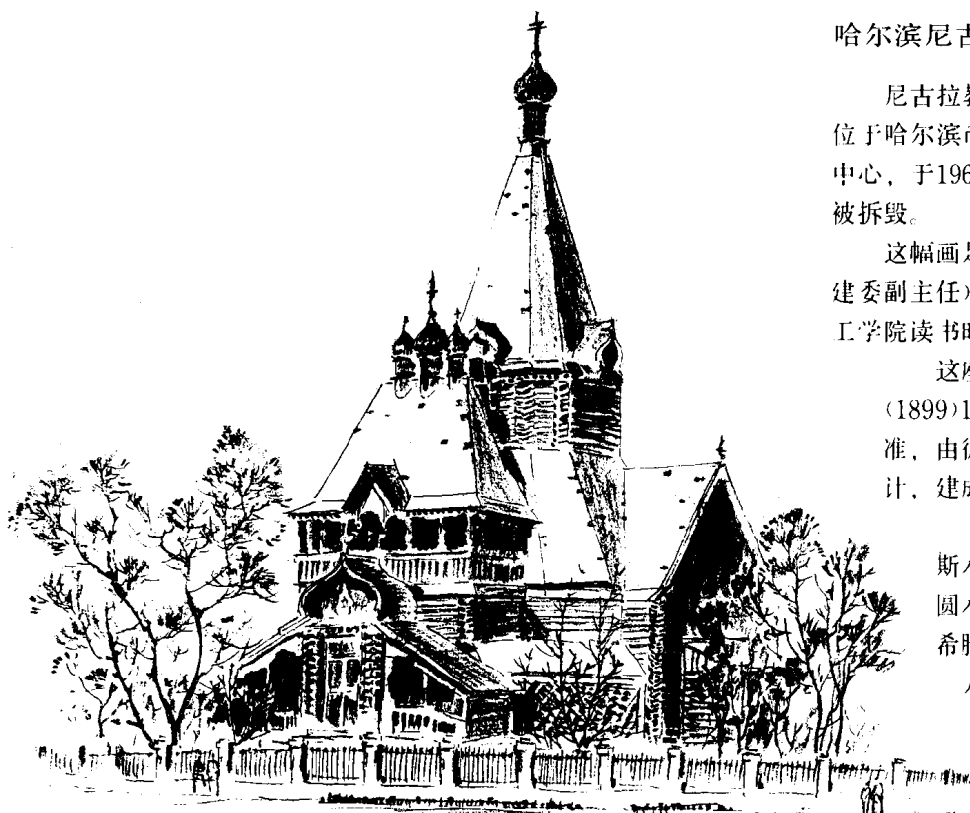
林乐义同志还很重视设计资料积累，经验的总结。60年代初期，为了提高设计人员的水平，当时设计院决定编制一部建筑设计资料，以供设计人员参考，确定由林总作主编，他欣然接受。在主管院长的领导下，组织有关专家和设计人员共同努力，他认真负责，发挥了组织才能，对于这部百万字的著作，汇集国内广泛的设计资料数据，文图并茂，编出我国第

建筑师画页



北戴河老虎石

李正刚



哈尔滨尼古拉教堂 赵化敦

尼古拉教堂，俗称喇嘛台，原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博物馆广场的中心，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

这幅画是赵化敦（现任吉林市建委副主任）于1965年在哈尔滨建工学院读书时所绘。

这座教堂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10月13日经俄国沙皇批准，由彼得堡的俄国建筑师设计，建成于1900年12月18日。

这是一座典型的俄罗斯木结构教堂，墙体是用圆木榫接，未用铁钉。平面希腊十字式，内部是一巨大的穹顶空间。其立面，大家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不再赘述。

尼古拉教堂
1965.11.6

建筑师

(双月刊)

55

(京)新登字 035 号

第 55 期 1993 年 12 月 (逢双月末出版)
中国建筑工程工业出版社
《建筑师》编辑部编辑

主编: 杨永生 王伯扬

副主编: 于志公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邓林翰 白佐民 刘宝仲
刘管平 庄裕光 阳世鏐
吴竹涟 沈福熙 洪铁城
黄汉民 彭一刚 谭志民
黎志涛

责任编辑: 王明贤 徐 纺

美术编辑: 庄雪敏

中国建筑工程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云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7 字数: 24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710 册 定价: 5.80 元

ISBN-7-112-02144-8/TU·1647

(7164)

怀念建筑大师林乐义

2 忆建筑大师林乐义

阎子祥

3 深刻的印象

金国卜

——追忆建筑大师林乐义同志

4 大师归去 功德永存

袁镜身

——深切缅怀著名建筑师林乐义

7 热爱祖国 热爱建筑

张开济

——纪念林乐义同志

石学海

8 忆林总

严星华

10 忆杰出建筑师林乐义

11 创作的风格

齐 康

——记林乐义先生二三事

蔡德道

12 林乐义老师印象

■“建筑与心理学”学术研讨会

16 建筑环境心理学研究进入新阶段

——“建筑与心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市召开

17 关于促进建筑环境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倡议书

18 对建筑环境心理学的回顾与展望

常怀生

23 环境心理学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

杨公侠

25 感知手记

蒋孟厚

27 谈建筑·环境·心理学与建筑环境心理学

朱敬业

30 建筑空间环境与人

——建筑空间感知理论要点

栗德祥

34 提高人居环境质量

尧 苑

36 环境—行为研究的发展与展望

林玉莲

42 建筑空间的个体行为领域

胡正凡

46 行为心理浅议

王 镭

49 住房卫生间实质空间环境与设计构想

罗玲玲

52 洁净医疗空间的心理环境

孙清军

54 科学化设计的探索

董 冰

57 窗环境心理测试分析

张珊珊

徐磊青

张 安

■建筑设计方案

59 旧作三题

王天锡

■建筑设计研究

66 谈高层建筑的结构选型

陈励先

69 一座宾馆设计的构思

杨汉沪

■建筑理论研究

70 对建筑与空间的再认识

——关于建筑本质的思考

叶以胤

75 中国新时期建筑创作中的导向性观念概论

刘云月

■民居研究

78 小庭深院寄幽思

——北京四合院住宅剪影

杨乃济

84 一首写北京四合院韵诗

——介绍《石虎胡同28号》

杨乃济

■建筑历史研究

86 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的若干

赖德霖

■建筑师札记

90 北窗杂记 (二十四)、(二十五)

袁 武

■连载

94 建筑史话

(英) 帕瑞克·纽金斯著
于志公译
刘 托校

建筑师 (55 期) 1

建筑师

(双月刊)

55

(京)新登字 035 号

第 55 期 1993 年 12 月 (逢双月末出版)
中国建筑工程工业出版社
《建筑师》编辑部编辑

主编: 杨永生 王伯扬

副主编: 于志公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邓林翰 白佐民 刘宝仲
刘管平 庄裕光 阳世鏐
吴竹涟 沈福熙 洪铁城
黄汉民 彭一刚 谭志民
黎志涛

责任编辑: 王明贤 徐 纺

美术编辑: 庄雪敏

中国建筑工程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云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7 字数: 24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710 册 定价: 5.80 元

ISBN-7-112-02144-8/TU·1647

(7164)

怀念建筑大师林乐义

- 2 忆建筑大师林乐义
- 3 深刻的印象
——追忆建筑大师林乐义同志
- 4 大师归去 功德永存
——深切缅怀著名建筑师林乐义
- 7 热爱祖国 热爱建筑
——纪念林乐义同志
- 8 忆林总
- 10 忆杰出建筑师林乐义
- 11 创作的风格
——记林乐义先生二三事
- 12 林乐义老师印象

阎子祥

金国卜

袁镜身

张开济

石学海

严星华

齐 康

蔡德道

■“建筑与心理学”学术研讨会

- 16 建筑环境心理学研究进入新阶段
——“建筑与心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市召开
- 17 关于促进建筑环境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倡议书
- 18 对建筑环境心理学的回顾与展望
- 23 环境心理学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
- 25 感知手记
- 27 谈建筑·环境·心理学与建筑环境心理学
- 30 建筑空间环境与人
——建筑空间感知理论要点
- 34 提高人居环境质量
- 36 环境—行为研究的发展与展望
- 42 建筑空间的个体行为领域
- 46 行为心理浅议
- 49 住房卫生间实质空间环境与设计构想
- 52 洁净医疗空间的心理环境
- 54 科学化设计的探索
- 57 窗环境心理测试分析

常怀生

杨公侠

蒋孟厚

朱敬业

栗德祥

尧 苑

林玉莲 胡正凡

王 镭

罗玲玲

孙清军 董 冰

张珊珊

徐磊青

张 安

■建筑设计方案

- 59 旧作三题

王天锡

■建筑设计研究

- 66 谈高层建筑的结构选型
- 69 一座宾馆设计的构思

陈励先

杨汉沪

■建筑理论研究

- 70 对建筑与空间的再认识
——关于建筑本质的思考
- 75 中国新时期建筑创作中的导向性观念概论

叶以胤

刘云月

■民居研究

- 78 小庭深院寄幽思
——北京四合院住宅摄影
- 84 一首写北京四合院的诗
——介绍《石虎胡同老舍号》

杨乃济

杨乃济

■建筑历史研究

- 86 关于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史的若干史料

赖德霖

■建筑师札记

- 90 北窗杂记 (二十四)、(二十五)

袁 武

■连载

- 94 建筑史话

(英) 帕瑞克·纽金斯著
于志公译
刘 托校

建筑师 (55 期) 1

怀念建筑大师林乐义

〔编者按〕今年10月5日，是我国建筑大师林乐义（1916—1989）逝世五周年纪念日。为了怀念这位为我国现代建筑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建筑大师，我们特邀原建筑工程部设计局局长阎子祥、原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院长金瓯卜，中国建筑科学院前院长袁镜身，以及著名建筑师张开济、严星华、齐康、石学海、蔡德道等先生撰写回忆文章，以志纪念。

忆建筑大师林乐义

阎子祥

我与林乐义同志是1953年相识的，同在建工部设计院工作。那时，他已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在国内作过不少的设计。抗战胜利后，他到国外深造，美国佐治亚州理工学院还以优厚的待遇聘任为特别讲师。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而迅速返回祖国，为了力求进步，他参加了华北北大学习，以后从事建筑设计。他的这些热爱祖国的行动，当时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林乐义对公用建筑设计，有着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负责中南海怀仁堂的改建工程中，将一个旧式的建筑，改为成千干部开会的大礼堂，既保持了原有的风格和基础，又赋予新时代的内容，因而受到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扬。

解放以来，他负责设计的重要公共建筑很多，如首都剧场、长安街电报大楼等。1959年在国庆十周年的重大建筑的设计方案中，他与国内建筑界专家积极参加设计方案的研究，作出了贡献。60年代初负责设计了青岛一号工程（会议厅及俱乐部），受到山东省委领导同志的赞扬。在“文化大革命”中，河南省委领

导责成他设计郑州“二七”纪念塔，当时在“左”的政治影响下，他一方面实现该项重大历史意义的纪念建筑设计任务，另一方面他实事求是某些“左”的形式主义提出了书面意见，保持了一位真正的建筑师应有的品德。后来，在国家图书馆、国宾馆、国际饭店等项工程设计方案的活动中，都作出应有贡献。

林乐义同志多年来设计的公共建筑，力求符合国情，从实际出发，尽量采用国外的先进技术所长，而不搬用外国框套；既保持中国建筑传统，而又有创新。他的许多重要建筑设计经过长时间的考验，都体现了一个富有经验的建筑师的才干，形成了适用经济、简洁大方的风格。

林乐义同志还很重视设计资料积累，经验的总结。60年代初期，为了提高设计人员的水平，当时设计院决定编制一部建筑设计资料，以供设计人员参考，确定由林总作主编，他欣然接受。在主管院长的领导下，组织有关专家和设计人员共同努力，他认真负责，发挥了组织才能，对于这部百万字的著作，汇集国内广泛的设计资料数据，文图并茂，编出我国第

一套《建筑设计资料集》(第一册、第二册),这套资料集不仅受到国内广大设计干部的欢迎,也为外国专家所欣赏,所以一再重印发行,数量达几十万册。“文化大革命”以后,又由他负责组织10余单位,编制了第三册。80年代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建筑设计的要求,他几次想组织专家,进行重新编撰,但由于身体不好,而未能实现。

林乐义同志一贯热爱祖国,关心建筑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二大召开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他感到非常兴奋,在利用出访欧美、日本及东南亚的机会,认真学习研究国际上建筑学术思想和新的技术的发展,勤奋好学,孜孜不倦。虽然他已是颇有建树的建筑师,被大家评价为“思路广阔,构思敏捷”,但他对自己的创作,总不满足,积极学习国际上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来丰富自己的思想和经验。并且向建筑界同行提出:我们生活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变革时代,建筑师对社会的责任和要解决的问题与日

俱增,专业分工越来越复杂,搞个人创作的“小天地”的日子即将结束了。又说:时至今日建筑师不能单纯在排列平面、立面和六面体下功夫,而应扩大视野,对室内外环境进行整体设计。

林乐义是中国建筑学会的常务理事。为了美化建筑环境,建议建筑学会急需建立一个室内外环境学术研究机构,经大家赞同,由他主持开展工作。他希望建筑师要同美术师及生产技术结合起来,提供环境美化的配件产品,如同一位医师对医疗工程,要有多种医药和设备的配合,才能完成医师的任务。所以建筑师需要社会上同时建立生产美术配件的行业来配合设计上的选用,才能达到美化环境的艺术效果。这些问题正是我们长期的薄弱环节,未能及时如愿。但在经济繁荣建筑发展的今天,林乐义离开我们五年之际,他的美好愿望,正在逐步地得到实现,他在九泉之下,也会得到安息。

1993年8月20日

深刻的印象

——追忆建筑大师林乐义同志

金 瓯 卜

林乐义同志离开我们已五年了。在他生前国内尚未有评选大师之举,我们一直尊称他为“林总”。今天就他的才能和一生贡献而言,我认为尊他为大师,林总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最初见到林总是1953年,乘到北京开会之机,我特意去中南海工地参观他正在设计扩建和改建怀仁堂的工程。初见林总,他正当30多岁,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听他侃侃而谈,为他对我国古建筑的熟悉和对现代建筑技术的精通而佩服。他将旧的宫廷厅堂改建为国家开大会用的礼堂,既要保留其原有宫殿式庄严宏伟的格局,又要辅以新的布局和功能要求。他这种运用传统和因地制宜适应现代需要的才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4年我调到原建筑工程部负责建筑设计院的工作后,约有20年与林总同在院里共事,相处得愉快而融洽。院里有些重大的设计任务,总是找他商量或请他承担。50年代中期,外交部要在波兰建造使馆。当时波兰在东欧各国中,是被认为建筑设计水平最高的,

而华沙又是国际上享有战后重建得最快又最好盛誉的城市。在这样一个建筑艺术水平要求很高的陌生地方;在许多情况和条件均不了解从而大大增加了设计难度的情况下,要建好一座能体现我国声望的使馆,无疑任务是很艰巨的。林总毫无二话,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带着个别年轻的助手匆匆离家而去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设计。他胸有成竹,细心调研,认真构思,及时出图,卓越地完成了任务,获得我驻波使馆和波兰同行的一致好评。

林总在建筑设计上的特点是:创作路子宽广,重视满足功能的要求,不因循守旧和手法多样新颖。他酷爱艺术,从他收藏的各国画册、建筑书籍和文艺作品,就可窥知他的艺术涉猎广泛,修养底子较深。加上他的夫人刘恬静女士同戏剧界和文艺界的渊源较深,这无疑有助于他在设计剧院、电影宫等时更得心应手。他于50年代所设计的著名的首都剧场,其带有西洋古典风味的主体造型,内部宽放的前厅和后台,新型的转动舞台和多层次灯光照明,以及良好的音响效果,显示了林

总设计的高水平。1959年北京兴建国庆十大工程时,林总负责国家剧院和电影宫的方案设计。在他向周总理面呈介绍方案时,得到了赞赏。而这两项工程虽因未列入国庆工程的项目而未建,但林总所作的方案图纸至今仍被有关单位珍藏着。

在建筑界经历了批判复古主义和反对铺张浪费的浪潮后,林总以崭新的手法设计了电报大楼。这是坐落在北京西长安街上最早出现的一座具有现代风貌的新建筑,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当时有的认为这是“创造建筑新风格的一个先例”,有的称它是“代表林乐义风貌特色的新建筑”。至今我走过西长安街看到这座迄今仍为长安街增色的线条色彩明快的大楼时,就不禁回想起当年林总对我说过仅为此楼就画过多少方案!认真执着地对待每一作品,从整体到细部,为创新而精益求精,那种不计代价地的工作态度,是值得我们怀念和应予提倡学习的。

设计院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段时期业务较为空闲,我院利用此机会编写一本《建筑设计资料集》以加强业务的基本建设。林总立即积极响应,并自告奋勇地负责总编的任务。从倡议组织编写到编成出版,前后共约二年多时间,我同林总在一起,目睹他是如何全力以赴,为此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有不少资料在国内搜集不到的,林总从自己由国外带回珍藏的原版书

籍中提供出来。他逐篇逐章审改全文,在草拟目录和章节时,有了不同意见,他又不惜争得面红耳赤,力求正确完美。第一集于1964年正式出版,其后的二、三集,也都灌注有他的心血。此书现已成为建筑设计人员必备的重要工具书,有着林总不可磨灭的功绩。

80年代初林总已年逾花甲,但依然精神抖擞,思路敏捷。他曾多次向我表示对北京一批新建的星级饭店如长城、建国、香山、西苑等,均由外国建筑师来设计有意见。所以当他主持北京国际饭店的设计任务时,以要为我国建筑师争口气的心态而全力投入这一工程。他从一开始就亲自动手,一丝不苟地研究设计条件和收集基础资料,还曾为此亲自走访我处核对规划条件和基础状况。在进行建筑创作和方案设计时,又来找我和走访各方人士征求意见,这种事必躬亲 and 勤业求精的工作态度,至今令我不能忘怀。这个北京新建最大的星级饭店之一,其宏伟的建筑融会中西艺术和技术于一身,挺拔而漂亮地树立在北京中心的东长安街上,也可以说是林总一生的设计创作中最后留下的一块纪念碑。

逝者如斯,而其业绩将长存不朽,令人怀念,令人难忘。

1993. 8. 30

大师归去 功德永存

——深切缅怀著名建筑师林乐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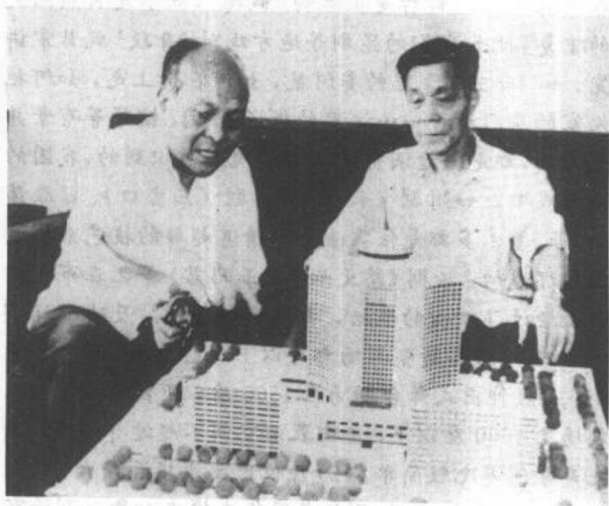
袁 镜 身

今年10月15日,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高级建筑师(教授级)林乐义逝世5周年纪念日,也是我难忘的一日。我同林乐义同志相识于1954年,那时我任建筑工程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他任副总建筑师;后来我任院长,他任总建筑师,直至“文化大革命”和以后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30多年来一起共事,朝夕相处,他对祖国和建筑事业的热爱,他的许多业绩,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忆往事,至今历历在目,更加引起对他的怀念。

志在祖国

林乐义同志是福建省南平市人,1916年出生于一位教授家庭。1937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时值抗日战争爆发,他忍痛离沪,奔赴桂林、贵阳、昆明、重庆等地,开始其建筑创作生涯。在此期间,他设计了不少建筑,其中有剧院、银行、学校、医院、饭店、办公楼、纪念馆等工程。这时,年轻的林乐义同志已成为知名的建筑师。

抗战胜利后,他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重回上海、南



林乐义（左）袁镜身在讨论北京国际饭店方案

京。但他面对国民党政府加紧内战、民生凋敝的残破局面，空怀壮志，无所施展。因此决意出国深造并考察现代建筑，他很快得到了美国佐治亚州理工学院的邀请，于1948年6月离开祖国，奔赴征途，被聘为该学院建筑系特别讲师。

当他学有所成，教有所为的时候，正值新中国宣告成立。这个震撼世界的喜讯，给他以极大的鼓舞，他便冲破重重阻力，放弃优厚的待遇，从欧洲取道香港返回首都北京，一心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当时，有些国外朋友问他：“你为什么非要回去？”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天地在祖国，我的事业也在祖国。”他一直把这两句话作为座右铭，以此来鼓舞自己，鞭策自己。80年代初林乐义同志出国考察，国外友人曾以高薪聘他，他都婉言谢绝，仍以“我的事业在我的祖国”作了恳切地回答，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

几十年来，林乐义同志言行一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把热爱祖国，报效祖国，作为他最高的精神境界，把献身建设事业，作为他神圣的志愿。

设计业绩

林乐义同志热爱建筑事业，在建筑园地上辛勤耕耘，始终如一。几十年来，他设计了许多重要工程。50年代初，他设计了北京长安街上著名的电报大楼，建筑面积20000m²，主体建筑为7层，中央塔楼部分为12层，高78m，是当时的大建筑之一。林乐义同志为了设计好这座大楼，搜集了国内外大量资料，精心构思，整座建筑不仅经济、实用，而且造型朴素大方，受到许多人的好评。至今仍是建筑界赞不绝口的优秀设计。

之后，林乐义同志又设计了北京的首都剧场。这座

剧场当时文化部要求很高，既能演话剧、京剧和各种地方戏，又能演大型歌剧、芭蕾舞。观众厅为1300个座位，并设有宽敞的排练厅和电动转台。林总为了设计好这座设备完善的剧院，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构思，一方面要搞好转动舞台和音响效果；另一方面还要搞好建筑风格，具有文化气息。他费了很多精力，才完成了这座设备完善，音响效果良好，造型素雅的大型剧院。

60年代初期，林乐义同志设计了青岛小礼堂（号称青岛一号工程），这座建筑规模不大，大约10000m²左右，但要求很高，是山东省政府委托设计一座供中央领导同志召开工作会议用的建筑。当时，这项任务交给林总以后，他十分高兴，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作。为了设计好这项任务，他由当时山东省政府副省长李玉超陪同一起到了青岛，选定了场地，同时构思了一个初步的方案。

这个方案的特点：（1）礼堂的位置，选在海滨风景区一个半岛上，三面临海，四周是葱茏的松林，环境优美；（2）建筑面积约10000m²，设小型礼堂和各种不同的会议室、休息室等，在功能上处处考虑到老年人活动的特点，讲究经济、实用，不求豪华；（3）建筑造型，依照地势高低，分为两层，用当地花岗岩砌筑，堂前是一个宽敞的庭院，南面有一条柱廊和一个圆亭，亭廊中可以望海。造型典雅，富有自然风趣。

山东省委讨论了这个方案，认为很好，并表扬了林总。因为这项工程要求很急，林总回到设计院立刻组织设计人员，昼夜加班，完成了这项设计。他认真负责，始终如一，付出了巨大的智慧和劳动。过去因为这项工程保密，用代号出现，所以鲜为人知。

北京的国际饭店，是林乐义同志晚年设计的一部作品。这座建筑的设计开始于70年代后期，那时国家计委和国家旅游局共同商定在北京建一座现代的高级饭店，完全由中国自己设计，自己建造，建筑面积定为10万m²，在建筑造型上要打破一般化的格调，创造一座新颖的饭店。

当时同国家建委领导同志商定，由林乐义同志主持这项设计，因为林总对国外情况熟悉，视野广阔，且有丰富经验。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且抱有信心。林总天资聪明，思想敏锐，他在很短时间，就构思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完全打破了方盒子的形成，创造出一种新颖别致的造型。饭店的整体布局，既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格局，又具有新时代的灵活多变的风格。建筑造型大胆采用了别致的三叉形式，以曲面体为主，由三条半径垂直斜面巧妙地组合一起，构成一个三足鼎立的整体，形成一座新颖、宏伟的风格。它既有新时代特色，又不失中国传统的神韵；既吸取了西方建筑的精神，又不生搬硬套，是当时大胆创造的一部作品。

林总为了国际饭店的设计（主要是设计方案），认真负责，费尽了心血。后来，他的身体虽然不好，但仍

坚持到办公室、工地指导工作。这种献身建筑事业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这座建筑也是他最后创作的一部杰作。

创作思想

林乐义同志勤奋学习,知识渊博。他除了在设计中不倦地追求探索以外,还注意阅读书籍,经常翻阅外国的书籍和杂志,研究外国的设计思想和技术,而且认真地写出笔记。笔记本上,不仅有详细的考察记录、报刊论文摘要,而且还有一幅幅简洁的建筑速写资料。这样的笔记就存有100多本,可以说是他勤奋学习的一个缩影。

他不仅注意学习书本知识,还特别重视从设计实践中总结经验,研究问题。他通过设计首都剧场和1958年的大型歌剧院方案等工程,总结和研究了剧场设计的规律,并且写了一篇《谈谈对剧院设计的几点看法》的论文。文中对于剧场设计概括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剧场的性质,他提出:“剧场设计是一项较为复杂、涉及面又广的工作,需要综合考虑很多门知识,除了建筑、结构、水、暖、电之外,还要相当重视声学、照明、机械、视觉以及社会和心理等因素。还由于剧场与一个民族、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往往成为一个地区的文化象征。这就使剧场设计不仅具有科学技术性,还有它特殊的文化艺术地位。”

二、剧场设计的关键是解决观、演问题。“观”是指观众、观众厅、视觉听觉等问题。“演”包含演员、演出舞台、演出效果以及创造视听艺术等问题。这里面有人与人的关系(观众与演员),空间与空间的关系(观众厅与舞台等)以及物理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一系列问题。

三、剧场设计与戏剧。剧场的改革推动戏剧的发展,戏剧的发展也促进剧场设计的革新。因此,为了做好剧场设计,我们也必须了解戏剧发展的趋向,考虑到戏剧发展对剧场设计可能提出的新的要求。几十年来通用于我国的镜框式舞台的剧场盛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当时社会中阶级划分明确,演员与观众、贵族与平民不能混同,是形成这种观众厅与舞台空间、包厢与池座明确分开的原因之一。当时由于透视法的应用和神秘主义的要求,使得布景越来越富丽、变幻和复杂。因而这又促使这种剧场形式的巩固和发展。镜框式舞台便于使用复杂的布景,便于多场景的迅速更换。以往的戏剧家想利用这一条件,在舞台上再现生活中的时间与空间。但是无论布景道具多么真实华丽,观众通过台框看到的仍然象一幅两度空间的画面。观众与演员处于两个不同的空间中,使人感到有一道无形的‘墙’——有人称之为‘第四堵墙’,把观众与演员相分隔,妨碍了二者之间的感情交流,削弱了戏剧艺术的感染力。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戏剧是具有高度水平的写意派艺术,布景道具都很简单。因为‘演员做戏,布景就在演员身上’。舞台是生活的‘概括’,而不是自然主义的重复,比如我们的昆剧等地方戏对‘身段’就非常讲究。如《十五贯》里的娄阿鼠,如何在街上走,如何把人家的房门撬开……这里的街、墙、门、锁等等布景并无其物,都是通过演员的表演使观众意识到的。我国的地方戏中,如川剧《秋江》、京剧《三岔口》、《雁荡山》等,差不多都是依靠演员的精湛超群的技艺来创造剧中环境的。话剧《蔡文姬》、《王昭君》等也在布景设计上经过了精心的概括,都有新的尝试,反映很好。”

四、“这些新型剧场都有以下一些特点:(1)容量小。一般伸出式舞台剧场在1500座以下,中心舞台式剧场在1000座以下,自由表演空间不超过500座。因此声学问题比较简单。(2)座位因要求接近舞台,升起值大,视觉条件良好。例如美国华盛顿中心舞台剧场有800多座,仅8排座位,视距很近。这类剧场最大视距一般在15米以内。演出的主体效果显著,使人倍感真实、亲切、细腻。(3)演员与观众共处一个空间,大有戏为人演,人在戏中之感。(4)布景简化。有的新型剧场几乎不用布景,省工、省料,装拆也快。可减低或不升高舞台箱型,结构简单,施工方便。(5)适应性强,可演出多种剧目。对我国来说特别适合演出地方戏、曲艺、音乐和杂技等,还能对创造新的话剧形式提供新的思路。(6)造价低。除自由演出空间因设备复杂造价较高之外,其余几种都比镜框式舞台剧场便宜得多。”

这篇论文,对于剧场设计从实践上、理论上都作了精辟地分析论述,是他对剧场设计的总结,也是他研究的成果。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林乐义同志先后到法国、美国、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进行访问、考察和参加学术活动。考察之后,他深深感到:我国在建筑设计中许多方面已经大大落后于现代建筑的发展形势,必须提高设计水平,急起直追。

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是生活在迅速发展的科技变革时代,建筑师对社会的责任和要解决的问题与日俱增,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技术越来越复杂,搞个人创作的“小天地”的日子即将结束了。时至今日,建筑师不能单纯在排列平面、处理立面和在六面体的空间组合上下功夫,而应该扩大视野,对室内、室外环境进行整体设计,使建筑物成为整个环境组成部分,为人们创造更好的环境空间。我国传统建筑的意境设计很值得继承借鉴。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的科学科技成果,完善现代生活的功能,努力创造中国新一代建筑新风格。

为此,他写了《谈谈我们“建筑师”这一行》长篇论文(发表于《建筑师》第1期),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回顾了过去,展望了未来。并且表示:他愿意和

建筑师同行们共同努力，提高水平，迎接新的时代，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林乐义同志是建筑界一位优秀的、经验丰富的建筑大师。他在建筑设计中的创作思想十分明朗：强调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但反对因袭复古；强调学习外国，但反对盲目追求高标准。他一向主张建筑设计要从我国国力出发，满足功能要求，因地制宜，因材制宜，用低廉的造价设计出高水平的作品，设计出现代的、创新的、中国自己的建筑。他在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园林艺术等方面造诣深邃，构思新颖，博采众长，独树一帜。他的作品和理论，是建筑领域里的宝贵财富。

名垂青史

林乐义同志是建筑界一位卓有建树的建筑活动家。1950年回国以后，在建筑界任过许多重要职务：曾任北京中南建筑公司总工程师、建筑工程部北京工业设计院总建筑师、河南省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总建筑师、建设部建筑设计院总建

筑师、顾问总建筑师，还应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顾问、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壁画学会筹委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编委会委员、《中国建筑年鉴》编委会顾问、中国福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顾问等职。在建筑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林乐义同志的一生，是求索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为祖国的建筑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功德和业绩，将名垂青史，光照人间。

大师归去五载，深情犹在，言有尽而情无终。兹值祭君之日，仅咏拙诗一阕，以表衷肠。

大师归去矣，功若彩虹留人间；
建筑丰碑兮，一代风流美名传。
同处三十载，
情深意长；
心香一瓣，
诗泪化酒祭九泉。

1993年9月15日于北京

热爱祖国 热爱建筑

——纪念林乐义同志

张 开 济

我和林乐义同志(以下简称林总)第一次见面是在50年代早期，地点是在北京。其实早在40年代后期，也就是解放之前，我们就互相知道，可称“神交”已久，只是未曾谋面而已。因为那时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结束，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从重庆又迁回到了南京，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南京的建筑事业颇为发达(当然和今天北京城市建设的规模相比，即是小巫见大巫了)。许多建筑师包括我和林总在内都纷纷在南京开业，我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政府机关和银行等。他的一个甲方就是邮政汇业局，我是从邮政汇业局工程的工地上的广告牌上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因为这种工程广告牌上除了工程名称和建筑透视图之外，还要写明建筑师和营造厂的名称。我估计林总也从农民银行等工程的广告牌知道我的名字的。

1949年国民党开始退出大陆，许多建筑师也都纷

纷离开南京各奔前程。我当时单身一人，来去比较自由，有几个出路可供选择，或留在大陆，或去台湾、美国、香港等地另觅栖枝。我选择了前者，于1949年底就前来北京参加工作了，而当时林总的去向我就知道了。

没有想到我到了北京后不久(大概在1950年)，林总也来到北京了。这时候我才知道离开南京后他曾去美国工作了一段时期。我看到他时倍感亲切和高兴，因为在南京神交已久的同行终于在北京“会师”了。而且我们已经不仅是一般的同行之谊，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的同道了。这个目标就是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添瓦。

我最早看到林总在北京的作品是他替军委设计的一幢高层办公楼。他为此做了一个比例尺很大的木制模型，模型做得很细致，建筑采用了带有大屋顶的民族

建筑师 (55期) 7

形式，一些传统中国建筑的细部都在模型上充分体现出来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林总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法式是相当熟悉的，所以能把它应用到现代的高层建筑上来，而并没有给人生搬硬套的感觉，此外也说明了林总很早就在建筑创作中注意到了民族形式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个设计后来没有能够实现，否则一定能为北京的城市面貌增色不少。

林总在北京第一个具体工程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首都剧场，这是北京解放之后所建造的第一个现代化剧场。它的体型尤为完美，其立面构图似乎取意于比较典型的西洋古典建筑，可是所有细部都采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构件形式和图案。这样就把原来以西洋古典建筑为古本的建筑很“通顺”地翻译成为中国版本了。这说明了林总对于西洋古典建筑和中国传统建筑都很有造诣，因而能巧妙的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一个带有中国民族形式的新建筑。

林总另一个非常成功的作品就是西长安街上的电报大楼。这是北京解放后早期建成的为数不多的新建筑之一。它的体量不大，但是却很引人注目。它具有明显的现代风格，但却并不是单调乏味的方盒子，它的形式和色调都很简洁，可是相当耐看，因此虽然建成迄今已有30多年了，不过现在看来，也并没有落后于时代，不像有些“时髦”建筑，只能哗众取宠于一时，日子一久，就黯然失色了。

从林总以上这些作品中可以发现他对中外传统建筑 and 现代建筑的形式都能应用自如，尤其对于建筑细部处理更有功力，他设计的细部的比例尺度都是经过细致的推敲，从而做到了恰到好处，在色彩处理方面也

很讲究，用色不多，但是做到了既有变化，又很协调，因此他的作品从整体到局部、到细部、到色调都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从而加强了它们的艺术完整性。

在电报大楼的西侧后来建造一幢民航局的售票楼，可惜这幢楼的体量、高度和色调都和电报大楼很不协调。这幢楼设计好了本来可以和电报大楼相得益彰，可是现在的效果却令人十分失望。看来我们有些建筑师对于建筑设计应该尊重周围环境这一基本原则往往重视不够，做设计只想突出自己，而不顾左邻右舍，结果徒然破坏了城市整体的美，于自身也未必有补！

此外，在距离电报大楼稍远的地方后来又建造了一幢长途电话大楼，这幢楼在外形和色调处理方面都是刻意模仿电报大楼。可是结果也不理想，给人一种“效颦”之感，倒是显得电报大楼不愧为一个“西施”了。

1955年武汉长江大桥为征求桥头建筑处理方案举办了设计方案竞赛，竞赛评选结果三个方案并列一等。令人遗憾的是后来为了节约大桥建筑造价，所有中奖方案均未采用，最后只是在大桥两端建造了各建两个小亭子就“草草收场”。现在“小亭子”在北京大行其道，武汉长江大桥实开风气之先，这是始料所不及的。我之所以谈到这段往事，是因在三个一等奖中，我和林总在三分天下中占了其二，我们又算多了一个“同科”之谊了。

总之，我认为林乐义同志首先是一个非常热爱祖国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建筑师。他的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已充分反映了他对建筑的高度的热爱和刻苦钻研与精深的造诣。他较早谢世是我国建筑界的一个很大的损失！

忆 林 总

石 学 海

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林乐义总建筑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个年头，他给我国建筑百花园里留下一份宝贵财富，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活在人们心中。我第一次见到林总，是在1953年，当时他正和一群同事说笑，气氛十分活跃。我感到他很特别：古铜色脸庞，一双有神的眼睛，还留着一撮小胡子，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后来那撮小胡子又变成深深的一片一字胡。以后接触机会多了，他给我的印象是：性格开朗，思路敏捷，谈吐诙谐，言辞锋利，爱开玩笑，经常引起阵阵哄笑。1956

年，原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曾举办过一次“七一”晚会，庆祝党的生日和一批新党员入党，戴总也是那时入党的；有几位室领导见林总来了，就带头起哄让他请客，戴总也跟着凑热闹，林总笑着说：“好！好！大家随便吃！”到付钱时，林总摸摸口袋，说：“哎呀！没带钱！老戴你先替我垫上！”戴总笑得前仰后合，说：“好哇！敲了半天，倒敲到我头上来了！”这突如其来的戏剧性场面，笑得大家上气不接下气。1958年，他设计北京电影宫时，也经常开开玩笑，给紧张沉闷的工作，带来

一些活跃气氛;有一次偶然谈及哪种交通工具最快,有人说坐飞机最快,有人说火箭最快,林总说:“坐电报最快,把人关在一个小房子里,分解成一个个分子传过去,到那边再聚合起来!”在一阵哄笑中,有人提出质疑:“如果发生误差,怎么办?”林总笑着说:“那就把你的头发给了我!”话音刚落,又是一阵哄笑。林总偏爱咖啡调,他从帽子、西服、大衣到皮鞋,无一不是咖啡色,在建筑配色上也是如此,所以,李宗浩说:“配颜色,就照着老林的脸去配,保准没错儿!”1970年,原北京工业建筑院解散,我们几十人被分配到河南省建筑设计院,那时河南省院已被从郑州赶到蔡阳县,我们住在一座破旧的关帝庙里。那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林总被分到生产小组,他主动替大家打开水,分发报纸,干得很认真;几个月后,又调到计划科,我和林总又到了一起;那时整天搞运动,大家闲着没事,就“侃大山”消磨时光,人们很快发现林总爱开玩笑,又喜欢抬杠,就串通好敲他竹杠,规定谁输了罚两斤花生米,林总接连被罚两次,第三次他不干了,还自嘲地说:“要我改掉这个毛病,大概须要花两吨花生米!”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林总这种开朗活泼的性格,由于种种原因逐渐消失,特别是到了晚年,更变得暴躁、固执起来,有时甚至使气伤人,是由于年老变态?还是心态失去平衡?抑或两皆有之呢?但他早年那种活泼、风趣的性格,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林总才华横溢,博学多能,他对建筑设计有深邃造诣,对城市规划、园林设计、室内设计、家具设计都有独到见解;他的作品,简洁、大方又飘逸着几分潇洒,中西方神韵兼而有之;林总工作认真,有魄力,无论是作设计,或是编书、搞展览,他总要独出心裁,从不满足于一般化,不达到一定水准,绝不放过。我和林总前后有过四次合作:第一次,是1958年他设计国庆工程之一的北京电影宫,我担任建筑负责人;过去人们都说:林、戴齐名,但两人的志趣有所不同;林以博见称,戴以专见长;戴总经过深思熟虑,别人很难改变他的想法;林总则经常改变想法,但能听取不同意见;而勤奋治学、精益求精则是共同的。所以,跟林总搞设计,总要改了又改,有时到出施工图,也往往非改不可;每到为修改设计而加班时,林总常常拎来一大包吃的来慰劳大家。可惜这个工程在施工图完成后,未能实施。第二次,是1962年~1964年,编辑《建筑设计资料集》第1集,我除了负责编写部分章节,还协助林总审阅稿件,他很重视充实内容,他博闻强记,经常要求增加一些新内容;更重视版面质量,凡版面布置不匀称、不美观或未撑满版心的,他都要求修改或返工。第三次,是1974~1976年,编辑《建筑设计资料集》第3集,当时他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过问,但两次大型审稿会,他都亲自参加了会议。第四次,是他主持设计北京国际饭店,那时我担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研究

所第二设计研究室主任兼主任工程师,国际饭店是我们室的工程。这个工程是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转过来的,情况比较复杂,几经周折,最后才确定由林总负责设计,并配备一名副总协助工作,大概只有他才敢于接受这个棘手的任务。我记得设计开始前,曾召开过一次小会,由当时的建研院袁镜身院长主持会议,并作了动员,大意是:这可能是林总最后一个作品了,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工程搞好。会后林总说:“我一定要设计一个最好的饭店!”有一天我到他办公室,见他正在绘一个四面都是圆弧形的单线平面草图,他很得意地说:“这个设计从任何角度看过去,都很好!”经过多方案比较,他的构想方案被采纳。后来在深化设计过程中,由于结构工种坚持在中央部位设变形缝,才不得不改为三面弧形体。现在已经建成的北京国际饭店,就是在他的构想方案基础上加以修改实施的。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在研究修改方案会议上,我坐在戴总旁边,戴总迅速在笔记本上勾画出一个两幢四面圆弧体的双塔方案草图,我表示赞同,这个方案未被林总接受,听说,事后林总颇有悔意。当时,国际饭店是我们第二设计研究室的重点工程,集中了几乎全室所有精锐力量投入设计,设计进行得并不顺利,停停打打,拖得时间比较长。林总主持完成了方案设计和初步设计,渡过了最艰难的设计阶段,两位设总、两位建筑负责人和参加工作的全体设计人员,都付出了辛勤劳动和汗水;在施工图设计进行过程中,我因机构变动调离第二设计研究室,此后再没有机会同林总合作了。

林总刻苦勤奋,博览群书,尤其关注吸收国内外新鲜知识,即使到病魔缠身,仍坚持拄着拐杖,每天去图书馆阅览最新书刊,边看边记,一坐就是半天;住院后仍偷偷带上几本书,直至被医生发现,遭到多次干预为止。林总乐于传播新鲜知识,从不保留,所以,在他在位时,很多人都愿意到他办公室去坐坐,往往能得到一些最新信息。老一代这种勤奋治学的执着精神和毫无保留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林总身后留下几十本书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凝聚着一个勤奋者的心血,原打算把这些笔记本加以整理,可惜他的林体速记英文,实在难以看懂,只得作罢。林总为人坦率,别人的设计请他提意见,他会坦诚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虽然这种坦率有时令人难堪,他也在所不顾,事后也从不居功。在这方面,他和戴总一样,不是他们设计的工程,从不争名夺利,老一代这种高尚的职业道德,深深影响着我们这一代。

林总热爱祖国,早在1948年应邀赴美国研究、讲学,曾在佐治亚理工学院执教,1949年荣获美国南方各大学方案竞赛一等奖,声誉雀起,不少大学聘请他任教,但他心系中华,谢绝了所有聘请,于1950年绕道英国回国;在他到达香港停留期间,亲友劝他不要回大陆,他一概置之不顾,毅然投身建设祖国的行列。³²

年以后，林总重访美国，会见昔日的同事故交，他们中有的已成为享誉世界的大建筑师，有的成为巨商富豪，不少人劝他留在美国，林总婉言谢绝，说：“我的天地在中国！”林总回国38年，为祖国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在建筑百花园里留下令人赞赏的朵朵鲜花，虽屡遭坎坷，报国的赤子之心始终不移。在病危期间，夫人刘怡静女士曾问过林总：“你回国后悔不后悔？”林总坚定地

摇摇头，吃力地说：“不后悔！”那声音虽很微弱，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国家，存在压迫，爱国主义精神就永远是一个值得人们崇敬的永恒的主题！1988年10月15日，一颗赤子之心，停止了跳动，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的天地在中国！

1993年8月

忆杰出建筑师林乐义

严星华

在我所熟识的建筑师中，林乐义同志堪称为当代著名建筑大师。今年他逝世五周年，我怀着深深悼念之情，默默地想念着他。

那是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快毕业的时候，听说有一位年轻建筑师，在重庆设计了一个小小店面建筑很有特色。那个商店门面极窄且深，只有单排营业柜台小店里，巧妙地设计一面大镜面墙面，使狭窄的营业室感到豁亮而宽敞。这种构思和设计手法，确是首创。这设计出于林乐义手笔。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林乐义的名字。

第二次，在1947年下半年，我在南京工作，当时经人介绍认识到林乐义，他提出组织一个小小设计事务所，共同合作设计一幢位在南京新街口十字路口角上的邮政储汇银行大楼工程，我设计了一个方案，并绘了透视图，后来由于各种情况，大楼没有上马，我们就终止设计，我对他还是很陌生。

第三次，是在50年代，林乐义大师从美国回国后进入当时建筑工程部设计院，即当时的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那时同戴念慈大师在一起，我也在这个设计院工作，就此长期相处，各自负责设计工作。从这时起我对他逐渐加深认识，我认为林乐义大师为人爽直，待人正直，有什么就说什么，决没有任何掩盖。他热爱建筑，钻研设计，设计态度一丝不苟，经常对设计反复推敲，不嫌其繁，在设计构思方面，思路开阔，敏捷，勇于创新，对处理建筑问题充满信心。50年代，他设计位于北京长安街重要地段的电报大楼工程，我与他在一起，在设计总建筑师室工作，他是当时院的总建筑师。他对电报大楼设计构思上有不少独特的想法，在立面造型处理上下足功夫，做到新而端庄，对窗户的变化一再推敲，非常讲究韵律。室内设计简洁、明快，讲究建筑空

间效果。所以从室外到室内，从平面到立面完全以崭新面貌出现。他的思路活跃，手法严谨，足见他建筑艺术造诣深厚。他在设计上一直不满足自己的设计，总是感到自己尚要加工，追求达到他认为高峰才停手。不断修改的作风成为他的习惯，是他工作方法中一个很重要部份；他又不断沉于深思之中，经常表现出有时忽然高兴，喜与人畅谈，忽然又静默，在静默时使劲抽烟，在这种情况下，我在一旁总感到他这时对烟津津有味，好像完全落到香烟的享受中去了。他一口深吸到肺底，常又突然起立，忙把一支刚点起的香烟熄灭，投入到他的构思深海中去了。我很羡慕他对建筑如此热爱，确是值得学习。他喜欢谈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在电报大楼上部的大钟设计上，他提出他的看法，认为白底黑字可以在数公里外看得清楚。大家很高兴与他谈论，甚至于辩论，各不相让。当时大家对电报大楼的评论是认为他的设计打破了过去对这一类建筑的常规做法。他重视对建筑细部处理，不论是室内或室外他决不放弃每一细小部位。建成后我多次去参观，感到在50年代有这样新颖的设计，真是可贵，直到现在已过了几十年后的电报大楼仍是不朽之作，可以经得起人们推敲。

50年代中他设计北京首都剧场，在当时是一个大型复杂民用建筑。他在这个工程中特别注意舞台及观众厅的设计。注意舞台的尺度、布景位置和灯光等处理。对转台的研究和后台的布置都非常注意。在面光距离大幕的位置和角度方面一再研究如何对演员有好的效果、又不影响演员的演出，对侧光位置也多次修改，在乐池与台口的关系方面他多次提出如何是演出时的最好位置。在歌剧院的观众厅设计中，研究视线、声学、照明及座位的舒适尺度等问题，考虑到最佳情况。当时我就感到组织上给他安排这项工作真是对上人选。他

本人也乐于投入到这一类难度较大的设计。建成后不少同行认为是一个经典之作。

1958年在庆祝建国十周年前,国家计划在首都建设十几项大型有纪念性建筑,当时进行的有十二项工程。我院当时承担的有四项工程:即中国美术馆、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和电影宫。林乐义大师负责设计电影宫,这是一幢由各种类型电影厅组成的大型电影院,他对此特感兴趣。我由于在1957年正设计电影制片厂工程,接触到文艺一类建筑,因此,对此也很注意。林乐义大师全力付之于设计,可惜当时由于国家的财力物力等问题,电影宫与国家歌剧院都没有上马,只上了十个工程。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想如果盖起来一定是杰出的建筑创作,我对此事一直抱有惋惜之心情。在50年代十大工程落成后,林乐义大师多次对每一工程参观。有一次他拉着我说:“我看了全国农业展览馆后记下了几十条意见。”我笑着回答说:“几十条意见不算多,我当时在你设计好电报大楼后就记下了几百条意见。”他一笑了之。他为人直口快,决不有半点掩盖,确是建筑师对建筑评价的态度,优劣分

明。他设计的中南海怀仁堂工程,一直是受到好评,中央领导为接待外宾的场所,做出较大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同我一样被关入牛棚,以“牛鬼蛇神”的身份在一起劳动,每天要交待、做检查。后来这个劳动队伍愈来愈“壮大”,什么院长、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以及一切大小“牛鬼蛇神”都关起来。他被扣工资,只发生活费,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和他的家庭生活是极困难的。后来出头日子到来,在1970年初他被下放到河南郑州。他在那里设计了二七纪念塔,我想日子是得到改善。我在1979年从山西返回北京时他已早回北京。我与他不在一个单位工作,虽分二处,但在这些年月里经常相遇,在学会、在学术讨论会、在方案评比会等学术活动中经常见面,常谈在一起,我感到他对事物的认真有增无减,由于岁月的逝去,他对学术的严谨态度没有变,对朋友的直言没有变。

转眼五年,时光无情,往事历历,犹似昨天;友情存而友人已早不在人间,今嘱我记忆念,思念重重,实老泪已纵横。

创作的风格

——记林乐义先生二三事

齐 康

记得最后一次和林总对话是在1984年的冬天,在北京北郊的迴龙饭店,那是一次国务院学位评论组召集人工作的交接会。他那时身体已很差,但记忆还十分清晰,观察问题还那么切中要害。他曾对我说过,建筑师应做建筑师的事,其意是要不断做好本职工作——建筑设计。他又说,我们要学习国外的现代建筑及其创作思想,要了解其精神实质,不作皮相的模仿,设计要抓住大的、整体的,大处着眼,抓住设计每幢建筑最根本突出的问题,那才是建筑师的风格!往后的一些日子里,我常“悟”这一席平常而耐人寻味的話。

林总的建筑设计风格确是文如其人,在他的创作生涯里却独具自己的见识和独树自己的风格。他所设计的建筑从首都剧场、电报大楼到国际饭店等,一幢幢看出他对现代建筑的理解和功底。

1977年,十分有幸和他在同一设计小组参加某一国家纪念馆的方案设计,杨廷宝老师和他都指导着我们中青年一辈,做具体的方案设计。记得他当时改图十

分注视功能问题,重视纪念馆建筑的采光、通风及流线活动,他构思设想时,将一座大型纪念馆的流线从入口、人车分流以及内部交通流线解剖得十分清楚和明确。将功能划分得十分贴切合理后,才从造型上综合整体研究,这种由内向外、由外向内的综合法,带给我很深的印象,足见他对建筑空间组合研究之广博和对前人经验研究之深。我感受的是设计者要对从事设计的建筑作充分分析和剖析,要将自己的设计能力与现实结合,并构成了想象。想象还是比较直观的,要使认识从感性升华为理性,抓住设计中最本质的,设计中诸功能、空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经常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再抽象为概念,用概念来概括,这才是真正的理解。林总在他指导的设计方案体现了他独特的风格。

设计过程中,常常是处在诸矛盾之中,抓住其要点,犹如画龙点睛,眼神流盼,使整个设计皆活。当时我们方案设计小组在杨老、林总的指点下,方案的评价是比较好的。从而使我学习到大型公共建筑设计的工

作组织和方法。

另外给我印象最直接和值得回忆的是他两次来南京对我们的设计指导。一次是1974年,我正参与和负责南京五台山体育馆的方案设计的组织工作(该工程设计由江苏省建筑设计院和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合作设计)和在现场进行具体设计指导。林总来到了现场对建筑方案提了许多设计建议,作了指导,并对我们中青年设计者以多次的鼓励,使我们在实践中增强了信心。再一次,是在1976年,那时在杨老的指导下,我正负责南京丁山宾馆主楼的设计。由于建筑设在小山坡顶,建筑的入口是要从建筑的端头作为入口,如何处理是个难题。林总面对我们的设计,毫不犹豫地提出将入口的门廊加长,从一层引伸出建筑的端部,这样使建筑造型别具风格,我们实施了他的设计意图。悬挑6m的雨蓬,入口门廊共17m长,这不仅从功能上而且从造型上带有独特的风格,他对建筑造型的研究,大胆而另辟门径,使建筑设计获取成功。我想一位建筑师在观察和分析形体环境时,独具风采,这才是建筑师风格的一种表现。建筑师难能可贵的是他对问题的洞察力,大胆结合现实而创新,这种洞察力要建立在长期的知识积累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而且要有敢于突破的魄力,把握

住创作中的条件,从实际出发,提高设计的水平。而我们正需要这种风格。

林总的建筑知识十分渊博,分析问题很敏捷,几次来学校做学术报告,都给人们留下一种意犹未尽而有不少值得思索的问题。这也是他深入思考建筑设计中诸矛盾问题的结果。

1981年中国建筑学会在福建武夷山风景区召开学术讨论会,我曾和他去南平市,他提出了风景环境保护诸方面的问题,其论述切中时弊。他一方面竭力主张现代建筑的方向,另一面力主自然环境和古建筑的保护。他关照我对南平阳明楼的修复要注意好原有风貌的保护。这组依山悬挑的古建筑群,在他的设想下,我曾作过设计方案的修整。

种种往事,使我怀念这位我国当代杰出的建筑大师。他和戴念慈先生都是在建筑设计具有丰富经验,取得十分优秀作品的先行者。很不幸的是两位老人都过早地离开人世。这是我国建筑界的损失。

林总,离开我们已整整五年了,他的建筑创作精神和风格却永远留在一代建筑师的心中。

1993. 8. 26 于南京

林乐义老师印象

蔡德道

林乐义先生与我并非师生关系,称他为老师不是想高攀、沾亲与带故,是对他的尊敬,并表示自己作为后学,与先生在学识与业务水平上的大差距。

接杨永生主编约稿函,知《建筑师》丛刊根据石学海先生建议,拟在老师逝世五周年时辟专栏作介绍,以表纪念。这是承前启后、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与老师从未共事,接触不多,自己才疏学浅,对老师的创作、著作理解不深,虽略知一二,但也是多年前往事,本不应挤占版面,但为了表示敬意,还是尽量从记忆中搜索,整理成文。

50年代初从作品中初识老师而未谋面,出于对现代建筑的偏爱,我很喜欢老师所作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排练场及中央戏剧学院小经厂剧场,从文艺界朋友处获悉其自然声的效果很好,至首都剧场问世,深悉老师在观演建筑方面造诣高超。北京电报大楼落成,进一步表现老师风格独特、工作认真细致,令我

十分敬佩。我至1959年才与老师初次见面。当时他刚完成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设计任务,从华沙回国后南来广州,同去肇庆星湖及鼎湖风景区活动。他在介绍波兰城市与建筑时强调:既要注意“大处”,亦不可忽略“小处”,华沙之美是由许多局部形成,包括建筑小品、路牌、路标、邮筒、电话亭、渠边石、进人井盖甚至废物桶等,无一不是统一安排、精心设计制作,形成优美的环境。此后不久,他又南来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建筑装饰材料展览馆作设计,广州市设计院作配合,我有机会初次看到老师的工作情况。展馆面积小,位于大楼后院广场内已建成的单层敞廊内。过去交易会的陈列,展出都是由美工及商务人员负责,邀请著名建筑师主持尚属首创(据说是1958年老师设计北京市木材厂木材综合利用展览室取得成功的结果)。这并非永久性陈列,每年春秋两季交易会中不断有新产品展出,展馆要适应不断变化的要求,观众是海外商人,不仅浏览,还要

选择看样成交,展品分类要清晰(包括建筑装修材料,建筑陶瓷与五金、家具等),形成序列,老师对此一一认真研究,在设计中妥善处理。在交易会众多展馆中,尽管是局处一隅,面积小,又非重要商品,但由于处理独特而受关注,“小题目”经老师的“大手笔”写成一篇“好文章”。(可惜此展馆在70年代交易会迁址时拆除)。

1965年秋,广州正兴建当时全市最高的爱群大厦扩建工程,老师南来谈及国外旅馆建筑动向时建议:加大结构格网,此两个建筑开间(BAY)为纵向柱距,既增加标准层布道的灵活性,又为低部公共活动部份提供较大的无柱空间。从广州后来的实践证明老师的建议是正确的。另外他提供的仿明式家具的沙发设计图纸也是有益的。

在随之而来是“设计革命”及“文化大革命”。老师迫于无奈作了违心的“检查”,在批判中被丑化为“杨贵妃”(即洋、怪、飞的谐音),这是对著名建筑师的莫大侮辱。但如今细想,这也无意中道出了老师的长处,他的确是不遗余力的研究、介绍与借鉴外国建筑,他的作品是与众不同而富于变化,至于说他的建筑处理像旧上海滩上阿飞所穿的牛仔裤(现在风行全国甚至全球)更是不足为奇。这只能说明制造怪论奇谈者是倒退而又无知。在动乱的年代中,我们为老师的处境而耽心,70年代初,他曾到广州,因机构撤销、人员四散,只能到家中找到林克明老先生。因此间接获悉老师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后已借调到郑州参加二七纪念馆建设,以后他回北京参加国宾馆设计,并调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研究所工作。并组织编写《建筑设计资料集》第3集,老师南下到广州调查研究,他刚在上海试点作旋转门及卷帘门的实物测绘工作,以后与赵深先生等共同在广州主持审稿。老师仍不减当年参与主持该书1、2集编写工作时的严肃认真态度,虽经磨难,仍满腔热情一笔一划,一字一句进行审查。会上他强调:建筑构造既要独立处理,由于是构成建筑物整体的局部,要统一安排及相互关系。另外,当时国内对广州建筑有不同看法,但老师是持基本肯定态度:认为尽管尚有不够成熟之处,但从总体而言是健康、正确的,鼓励广州同行坚定方向,继续努力。在许多场合上他都一再发表上述见解。

80年代初老师在赴北美、东南亚考察后回国,经澳门从拱北入境,在珠海、中山等地参观后到广州,我在白天鹅宾馆工地接待老师。他告诫我设计要以运用建筑手段为主,要使人感到一切都是必不可少而不是可有可无。鲜花之所以感人,因为是长出来的,有生命力,而塑料花则魅力大减,因为是人工仿制而没有生命力。美术及工艺等装饰手段可以用,但不能过份,因为建筑贵在自然。

1982年春末应浙江省科协邀请,老师在于家峰先生陪同下与陈占祥先生等到杭州,讨论中束河规划。过

去此处是一派江南水乡风光,但近年来由于城市发展,两岸建筑与人口密度大增,上游又兴建有污水排放的工厂,因而造成环境污染,当时是讨论是否改为暗装管排水并铺平作道路,老师对在城市发展中如何保持原有特色,提出很好的见解。

1983年初夏,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学术委员会在福建武夷山举行会议,中心是旅游区规划与建设。我乘火车到邵武候车登山时见到老师,会议是由王华彬先生与老师等主持,我提交的论文他事前已审查,安排在开幕式后大会宣读。老师认为必需作好准备,因为要开个好头。并介绍国际学术会议的做法,要我重新准备讲稿,不要原文宣读。当时老师心情很好,原因之一是因他祖籍福建南平(距武夷山不远),南平市领导邀请他会后回故乡一行,这是他离去30余年后的首次还乡。

50年代初,老师在古建筑维修、装修中做出成绩。如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室内及西大门、紫光阁的室内设计等都十分出色。由于是举行重要会议及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场所,其形象是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怀仁堂的室内空间是传统特色与现代感觉相结合,紫光阁的壁面处理及主人,主宾座位后的挂落等都是十分得体,不是常见的简单复原的做法。他曾参与筹备成立中国壁画学会,认为不仅是在墙上作画,要做到墙壁与绘画的有机结合。老师在建筑构造方面造诣很高,这是建筑设计与室内设计的接合部。所以老师可称我国室内设计的先行者。1983年在北京举行“全国建筑室内设计交流会”,我在会上介绍白天鹅宾馆的室内设计,老师十分关心,对内容、提法等提出不少意见,推荐我到建设部机关及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研究所等地作了两次会外介绍,每次老师都亲临指导。

1983年秋,老师应国家旅游局邀请,经广州前往海南研究旅游规划与建设,我有幸同行,在环岛行程中边看边议,有机会领教到老师许多很好的见解,获益不浅。回广州后老师到深圳参加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的重要会议,当时我亦在深圳工作,有机会在他应市政府邀请与张傅先生等对重大建设的设计方案提出意见时在座。1984年秋他从厦门公干后经广州去深圳,在迎送时已发现他行动不便,健康每况愈下。在我出国工作一年后乘出差北京之便登门拜候,他刚从广安门医院经中医精心治理病情稍有好转,但健康已大不如前。为保持他心平气和、免受刺激,凡对他敏感的人和事都避免提及,老师对建筑设计有执着的追求与强烈的主见,不肯委曲求全,这应是他的长处。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往往会受挫折。所以在见面时只谈天南地北,风花雪月,从此就难以从学术、业务上向他请教。这是十分可惜的。以后健康继续恶化,我到北京市人民医院探望他时已是卧床不起,靠大量药物及体外反搏等治疗维持生命,除了受疾病长期折磨外,经济上的压力也很大。

建筑师(55期) 13